简论乾隆抗击廓尔喀两次入侵西藏

李 鸿 彬

乾隆末年，清廷两次派兵进藏抗击廓尔喀（即今尼泊尔）入侵，虽然战争的规模不大，投入的兵力亦不多，但是它对我国反抗外国侵略，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，以及加强西藏更有效的管理，皆具有重要意义。本文拟就此役的起因，经过和社会影响，谈些粗浅的看法，不妥之处，敬请指正。

（一）

十八世纪中叶，尼泊尔境内正值各部蜂起，称王争长的分裂割据时期，“大小部落总共三十处，户口二十二万七百有零”①，其中分布在加德满都谷地巴勒布人的阳布（即雅木布）、库科木（即库库穆）、易隆（即叶楞）三部势力较强，同清王朝的关系比较密切。这时位于阳布（今加德满都）西北，相距六日路程拉加普人的廓尔喀部兴起，大约乾隆三十三年（1768），在其首领博纳喇赤的领导下，“渐次将巴勒布三部侵夺，周围二十余处部落全行占据”②，建立廓尔喀王国，遂迁都阳布。不久博纳喇赤死去，由其子西噶布尔达尔巴克即位，到了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），他传位给年仅四岁的王子拉特纳巴都尔，因为新王年幼，由其叔巴都尔萨野辅政，总管全国一切军政要务，下属办事大头人苏尔巴达布为他的行政助手，此人“狡诈好事”③。当时廓尔喀的社会矛盾十分尖锐，各部间的冲突时有发生，如巴勒布人对廓尔喀“心怀怨恨”，宗朗部落亦与其“时常争闹”④。廓尔喀为了摆脱困难，积极对外推行扩张政策，先后占领了哲孟雄、沮木等国，而对我国西藏垂涎欲滴，寻觅时机，妄图侵占。

廓尔喀在西藏西南，两地相互毗连交错，人民长期友好往来。廓尔喀除了“住耕游牧之外，半以佣业谋生，并有贩运粮食货物来藏贸易者，历年买卖交易，以通有无，向来和好无嫌”⑤。西藏官民亦知道“该处素无盐茶，并无银两、马匹，所产惟米、豆、牛、羊、布帛、铜、铁、珊瑚、玛瑙、孔雀。……然西藏素产盐觔，及内地贩运银茶，实为科尔喀必需之物，故向来藏属夷民往来驼运，彼此通商，相安已久”⑥。可见廓藏双方商业贸易非常密切，据史载廓尔喀在西藏经商者多达一千余人，甚至在战时还有四百余名⑦，这说明了廓尔喀的经济生活对西藏商业贸易的依赖性。

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），后藏班禅额尔德尼应乾隆皇帝之请，奔赴热河行宫为其诵经，祝贺七旬大寿，贺毕不幸于十一月二日因出痘在北京西黄寺圆寂。乾隆皇帝极为悼惜，为他百日诵经，第二年二月，命其兄仲巴呼图克图，护送灵榇回藏。仲巴呼图克图是个好利之人，他乘机将六世班禅死后，“凡朝廷所赐赉，在京各王公及内外各蒙边地诸番所供养，无虑数十万金，而宝冠、璎珞、念珠、晶玉之钵、镂金之袈裟、珍庆，不可胜计”⑧的财物，“既不布施各寺庙与唐古特之兵，又摈其弟舍（沙）玛尔巴为红教，不使分惠”⑨，而“悉踞为

己有”⑩。因此，“生性狡黠，……自幼俱与素不相睦的”⑪同母异父的弟弟沙玛尔巴，非常不满，怀恨在心。

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），沙玛尔巴逃往廓尔喀，他背叛了国家和民族，“与大头人巴都尔萨野交好，将藏中虚实告知，从中怂恿，外夷唯利是图，顿萌窥伺之意”⑫。到了乾隆五十三年（1788）五月，廓尔喀致书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噶布伦，书称：

“藏内所用钱文，皆我巴勒布（即廓尔喀）熔铸，此后但用新铸钱文，旧钱不可使用。再我境接壤之聂拉木、济咙二处，原系我巴勒布地方，仍应给还”⑬。

清朝驻藏大臣庆林、稚满泰等，见书后立即复书，严厉斥责廓尔喀对西藏领土的索求，明确指出聂拉木、济咙“二处俱系达赖喇嘛地方”。同时宣布不许干涉西藏银钱流通，认为“现在尔等新铸钱文甚少，不能流通，仍将新旧搀杂使用”⑭。

与此同时，廓尔喀“寄字达赖喇嘛，商定兑换银钱价值”，“因科（廓）尔喀新铸银钱，较巴勒布旧钱银色略高，欲以一文当作两文行用，籍此为辞，与唐古特（即西藏）寻衅”⑮。达赖喇嘛尚未答复，廓尔喀又“籍商税增额，食盐搀土为词，兴兵扰边”⑯。

六月初，廓尔喀未经宣战，命大头人苏尔巴达布率领三千人马，侵入西藏境内。二十一日，廓尔喀军攻占济咙。二十四日，又占领聂拉木。然后廓尔喀军北上，进攻宗喀、噶胁尔等地，后藏重镇札什伦布的安全亦受到威胁。因此，西藏地方僧俗官员，纷纷向清驻藏大臣庆林，钦差稚满泰告急，实恐力不能支，请求火速发兵援救。

庆林等人得报后，当时西藏境内共有驻军三千四百余名，立即抽调一千二百余名，前往各路堵击。同时又向四川总督李世杰通报西藏紧急军情，要求迅速增兵。李世杰命提督成德、总兵穆克登阿等人，率领清军三千名，进藏驰援。

七月二十七日，乾隆得到庆林的奏报，知道廓尔喀入侵西藏的消息，立刻传谕庆林等人，“派兵堵御”，“严加防范”。同时命至热河行宫觐见的成都将军鄂辉、总兵张芝元“即日起程回任，俱著驰驿兼程行走”⑰，准备率军进藏。

八月四日，乾隆为了反击廓尔喀入侵，下了两道重要上谕；

其一，敕谕西藏民众，积极支援清军打击侵略者。谕曰：

“今因巴勒布等侵犯藏界，抢掠聂拉木、济咙二处。尔黄黑番众，理宜竭力支持，剿退贼匪。……今特调内地官兵，赴藏讨贼，无非保护尔等，奠安卫藏之意。……兹特晓谕尔等，若有收藏米面糌粑，及可作粮之牛羊等物，概行发出售卖，用济兵饷，不惟尔等可沾厚利，大兵不虞乏食，成功迅速，岂不甚善”⑱。

其二，檄谕廓尔喀，指出聂拉木、济咙皆是我国西藏领土，决不容侵犯，要求立即撤兵，归还所侵占的土地。谕曰：

“尔属下首领苏尔巴尔达布，整军前抵我境，将聂拉木、济咙两处抢掠。此两处虽边蕞尔之区，原系藏中旧属，非尔之地。……犹欲向宗喀前来，殊出情理之外。……尔接阅比书，须往复熟筹，速行退兵，将聂拉木、济咙等处，全行献出、否则大兵一发，尔等靡有孑遗，追悔莫及，尚其详审利害，毋自贻伊戚也”⑲。

就在檄谕发出不久，八月十四日，廓尔喀军攻打胁噶尔，未能到手，大肆掠夺而去。十七日，廓尔喀兵攻占宗喀，疯狂屠杀寨内百姓。因此，乾隆加紧调兵遣将，聚集成都，并且从四川、陕西、山西、湖北等地拨银约一百多万两，以资军费。但是，乾隆认为成都“距藏较远，于筹办一切，究恐鞭长莫及”，于是命令四川总督李世杰移驻打箭炉，负责筹办军

需，“该处距藏稍近，消息易通，可以就近调度”⑲，而且指出“西藏距打箭炉不下五千余里，粮草等项运送维艰”，如果“概由内地筹运，缓不济急”⑳，所以“今于西藏地方，就近购办粮石，以供大兵口食”㉑，乃是上策。

八月二十四日，鄂辉回到成都，奉命率军由打箭炉进藏，与先已抵藏的成德，查办廓尔喀侵藏事务。如何处理此事，乾隆有明确指示：

“必须将前被贼抢占之济咙、聂拉木、宗喀等处地方，全行收复。并勒令该处头人，将该处与后藏贸易、明定地界、严立章程。令其出具甘结，不敢复行越界滋事，惟当趁此兵威，使之畏惧慑服，以期一劳永逸，方为妥善”㉒。

当鄂辉入藏后，乾隆深感驻藏大臣庆林办事不力，于九日九日，以理藩院侍郎巴忠通晓藏语，谙熟藏情为由，授予御前侍卫钦差大臣赴藏会办。十二月四日，乾隆以庆林“粮运迟延”的罪名，免去驻藏大臣之职，其驻藏大臣印信，由巴忠接管。

并将庆林“著以兰翎侍卫，在章京上效力行走，交与鄂辉、巴忠等差遣委用”㉓。

巴忠身为朝廷钦差，代行驻藏大臣之职，自恃位高权重，“率意专擅，欲图草率完事”㉔。他入藏以后，在拉萨会见达赖喇嘛，达赖喇嘛把他视为朝廷重臣，就廓尔喀侵略西藏一事，向巴忠表明两点态度：一是“应行进剿”；二是反对“讲和”㉕。可是，巴忠不以为然，却说达赖喇嘛“与人谈论俱不能明晰，似系一木讷无能之人于卫藏事，并非明敏聪慧之辈”㉖。他急于蒇事，回京受奖，因此在和与战两者之间，却主张讲和。

早在廓尔喀侵之初，西藏有些僧俗官员，视敌如虎，末经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的应允，就私下与廓尔喀讲和。当廓尔喀军攻打胁噶尔遭败退却后，仲巴呼图克图和萨迦呼图克图利用这个机会，遣人与廓尔喀议和；另外，戴绷巴载寄字到藏，“意在讲和，，希图目前完事”㉗。巴忠对议和积极支持，而且“自遣番人与廓尔喀讲和”㉘，此时公班第达之子噶布伦丹津班珠尔、班禅额尔德尼之父巴勒丹敦珠布、玉陀噶布伦札什敦珠布、济仲喇嘛罗布藏卓尼尔、喇嘛敦珠布彭楚克、萨迦庙岁奉喇嘛索伊锡等人前往济咙与廓尔喀议和，“廓尔喀以聂拉木、宗噶（喀）、济咙三处地方、系他自己抢得，不肯退回”㉙。如果每年支给“三百个元宝，方肯退地”。他们“并未向达赖喇嘛及巴忠、成德、鄂辉等预行禀明，私与科尔喀头人巴穆萨野达萨尔等，商议许银赎地，沙玛尔巴从中主持，代写合同，两边定议之人一一列名钤用图记，合同内开每年许给元宝三百个，合银一万五千两，永远按年付给，有反悔神佛必降殃咎等语”。当时丹津班珠尔等人提出“以年年给与元宝三百，力量不能，向沙玛尔巴讲论，沙玛尔巴另写合同一纸，自（乾隆）五十四年为始，给付三年后再行商议”㉚。随后，他们向札什伦布、萨迦呼图克图庙内及后藏贸易铺户，凑借元宝三百个，将当年赎银如数交清，议和谈判宣告结束。

此协议传出以后，虽然未经“预行禀明”，但是木已成舟。达赖喇嘛得知此事，坚决反对，“阻止许银赎地”㉛。巴忠却“以该噶布伦等，业已和息，贼匪又复乞降，遂任其私议完结”㉜。而鄂辉、成德皆“因巴忠系钦差大臣，谙悉番情，既已主操其事，亦即随同附和，将就了事”㉝。就这样巴忠“许银赎地”，买回了被占的领土。

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）春天，由于巴忠等人“许银赎地”，所以廓尔喀军都撤退了，因此鄂辉、成德等率领清军，几乎没有进行战斗，顺利的收复了聂拉木，济咙、宗喀等地。巴忠等人隐满实情，蒙骗朝廷，却公然奏称：廓尔喀“震慑天威，现已畏罪输诚，设誓定界，自此藏地安宁，边疆永靖”，于是“酌定善后事宜，分析条款”㉞，总共开列十九条，其中包

括驻兵、筑堡、训练、粮台、巡防、贸易、税收、争讼、奖赏、差役、盐务、军饷、抚驭、升擢等等。乾隆阅后，批示“依议速行”㉙。到了六月，廓尔喀派遣使臣哈哩萨野，巴拉巴都尔哈瓦斯等，携带表文和贡品，赴京师进表纳贡。他们到京以后，有关“许银赎地”一事，只字不提，乾隆误认为廓尔喀慑于清军威力，臣服退兵，故册封廓尔喀国王拉特纳巴都尔王爵，其叔巴都尔萨野公爵。十一月，巴忠不等将善后事宜办完，就返回北京，因此遭到乾隆的斥责，未能升官进爵。

此役由于乾隆用人不当，巴忠等人背着朝廷，私下议和，以银赎地，求得退兵，结果“未交一兵，而靡饷百万”㉚，同时也给廓尔喀第二次入侵西藏留下了祸根。

（二）

自从巴忠等人“许银赎地”后，就遭到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爱国僧俗官民的反对，他们设法废除这项屈辱的协议。乾隆五十五年（1790）秋天，廓尔喀派人来藏领取“赎地”银两，达赖喇嘛拒绝支付，随后遣使赴阳布，要求“撤回合同”，可是廓尔喀不同意，希望双方到边界一地进行谈判。到了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）四月，达赖喇嘛向驻藏大臣保泰请求，“假托”㉛巡边练兵修庙，实则与廓尔喀商讨取消“合同”。此议获准后，达赖喇嘛派遣丹津班珠尔、噶勒桑丹结等人去聂拉木。六月二十四日，他们到达聂拉木，给信“约廓尔喀人来至边界面议地租一事”㉜。二十八日，收到沙玛尔巴复信，“令其前往议事，在卓克沙木，即札木地方见面”㉝。噶勒桑丹结等人，见谈判地点有变，心有疑虑，“因欲与噶布伦等商议，回至中途，即被玛木萨野派人劫回”㉞，关押在札木。

七月六日，廓尔喀派头人达萨勒克德哩，带领七十余人至聂拉木。次日早晨，又有廓尔喀兵千余名，向聂拉木进发，该地的喇嘛噶布伦“见来人甚众，一时不能禁止，将彼处桥梁拆毁，廓尔喀疑断其归路，混放鸟枪，致相争斗，廓尔喀即占据聂拉木”㉟。丹津班珠尔及教习兵丁王刚、冯大成等十余人被俘，拘禁在札木，然后又送往阳布。

八月初，廓尔喀侵略军向后藏大举进攻。二日，廓尔喀兵“四面攻围”宗喀，教习陈谟、潘占魁率领守军“协力堵御，打死贼匪甚多”㊶。四日，廓尔喀兵千余人，围攻定日，守军弃寨逃走，占其寨。十二日，廓尔喀复攻宗喀，“贼匪又用木梯上墙，跳进寨内者十八人，均被汉兵丁等杀死。墙外之贼，被番兵打死者亦多”㊸。廓军战败，退往三十里外的俄玛驻营。十六日，廓尔喀兵三千余名，攻打萨迦，并分三路围困前来援救的藏军，藏军“对敌不往，往后退走”㊷，廓军乘势攻占萨迦。同日，廓尔喀兵又占领通往西藏要隘和重镇的济咙。

廓尔喀占领聂拉木，定日、萨迦、济咙等地以后，沙玛尔巴为了报私怨，就竭力簸弄唆使廓尔喀纵兵去抢掠札什伦布，于是廓尔喀兵由聂拉木、萨迦一路，向札什伦布推进。八月十六日，驻藏大臣保泰命都司严廷良护送班禅额尔德尼去前藏避乱，仲巴呼图克图留守札什伦布寺，并由都司徐南鹏率领绿营兵百余人驻守官寨。十八日，廓尔喀兵将进至札什伦布时，僧俗官民，人心浮动，纷纷出逃。十九日，仲巴呼图克图为了个人安危，把寺中细软物件搬至东噶尔地方居住。二十日，廓尔喀兵几乎未遇抵抗，就占领札什伦布寺，然后向徐南鹏驻守的官寨发动进攻，连攻数日不下，“贼见营官寨坚固难攻，众悉退回”㊺。直到九月七日，廓尔喀兵将寺中财物洗劫一空，从札什伦布退走。十二日，又攻占定结，第哩浪古等

地，逗留观望，未经退回。

八月二十二日，乾隆收阅保泰的奏报，得知廓尔喀以旧未完债项为由，再次入侵西藏，攻城占地，掠人为质。乾隆将奏报交巴忠阅看，巴忠自知"许银赎地"一事已经败露，罪责难逃，便投河自杀了。而鄂辉、成德参与此事，"因尽以罪委之，谓巴忠解唐古特语，故私议皆其一人所为，已二人不知也"㊻，所以朝廷没有追究。

乾隆为了粉碎廓尔喀入侵，收复被侵占的领土，决心再次调兵进藏，大张挞伐，以绝后患。他说：

"朕临御五十六年，平定准部、回部、大小金川，拓地开疆，远徼悉入版图。况卫藏为我皇祖皇考勘定之地，久隶职方，僧俗人等胥露浓化，百有余年。况该处为历辈达赖喇嘛、班禅额尔德尼驻锡之地，蒙古番众素所崇奉，若任小醜侵凌，置之不问，则朕数十年奏武功，岂转于此等徼外么麿，不加挞伐，是此次用兵，实朕不得已之苦心，此天下臣民所共见者，并非好大喜功，穷兵黩武也"㊼。

于是九月初，乾隆命四川总督鄂辉率军由打箭炉进藏，与先已抵藏的成都将军成德所率人马会合，痛歼廓尔喀兵。随后，又命吏部尚书孙士毅"往摄其事"，"驻打箭炉筹办军糈"㊽。可是，鄂辉、成德阳奉阴违，"按程缓进"，因此乾隆认为"二人不足恃"㊾，便命嘉勇公福康安、超勇公海兰察率领索伦、满兵及屯练土兵，由西宁进藏，较四川打箭炉近三十日的路程。随之，又命陕甘总督勒保，移驻西宁，筹办马匹粮草。可见，清军已分南北两路向西藏进军，以图早日驱敌安边。

福康安，满洲镶黄旗人，父亲傅恒，官为大学士、军机大臣，姑母是乾隆的孝贤皇后，既是朝廷重臣之后，又是皇帝的近亲。尤其是他参加了征金川、定台湾之役，表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和勇猛的作战精神，是位誉满全军的青年将领，所以他是进藏驱廓的适合人选。乾隆说："朕再四维，竟须福康安前往督办，方足以资统率。福康安素娴军旅，识见较鄂辉为优"㊿。

九月二十九日，福康安离开京师，前往西宁。不久，海兰察率领索伦兵丁，亦随之前往。十月，鄂辉奏称："贼匪业已败回，不过在济咙、聂拉木一带观望拒守，俟与成德抵藏，设法攻取"。乾隆阅后，指责鄂辉说："贼匪现在济咙、聂拉木一带，正可带兵星驰赴藏，痛歼贼众。……乃计不出此，坐失机会。且鄂辉等身在中途，贼匪于抢掠后，早经饱载回归，安得大言不渐，为此贼匪败回之语？"51，然后就鄂辉革去总督之职，赏给副都统衔，驻藏办事，听候福康安调度差遣。

十一月初，清廷授福康安为将军，海兰察为参赞。中旬，乾隆收到勒保等人的奏报，皆称"青海口外时值隆冬，冰雪甚大，炊爨维艰，牧饲缺乏等"。他"为之辗转不寐，因思福康安受恩深重，素性奋勇，顾爱颜面，不肯居好逸恶劳之名，必欲由青海一路行走，事属勉强，甚有关系，莫如即改道从巩固一路，上栈前进。该处均有驿站，以青海行程计，莫不过稍逾原定之期"。因此，乾隆传谕福康安，希望他改道而行，"断不可过于拘泥勉强，反致误事也"52。福康安得旨后，认为军情急迫，不容改道，仍从西宁一路进藏。

十一月二十六日，福康安到达西宁。由于勒保为进藏的官兵，建立了军台，准备了马驼，以及充足的粮草和衣鞋，因此福康安在西宁只停留四天，于十二月一日起程，直到第二年（1791）一月二十日抵达拉萨，行程四千余里，前后六十天。这段路程确实艰苦难行，据福康安说："每日寅初起程，行至戌刻始行住牧。……一日所行道路，较之喇嘛番子人等，

行走两日程途尚属有余。惟是数站以来，所过之亢阿拉山、扎苏拉山及和约尔达巴罕等处，旧存积雪，或七八寸至二三尺不等，石经崎岖，艰于登陟，有大河数道，冰坚雪厚，宽逾数里，亦属难行”⑬。青藏高寒地带，“虽不比云贵烟瘴伤人，然人行即喘，头目眩晕，肌肤浮肿”⑭。就连福康安这样年轻力壮的汉子，在途中亦“冒寒患病”。

正当福康安率军向西藏行进时，鄂辉和成德带领的南路清军已经进入西藏。廓尔喀得知大批清军进藏，便在聂拉木，济咙等地，增兵筑寨，“以为负隅固守之计”⑮。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，成德率军攻占拍甲岭，乘胜进攻聂拉木，廓尔喀兵“据碉寨，所恃墙垣坚厚，死守不出”⑯，攻城受阻。五十七年正月初九，鄂辉率军到达聂拉木，与成德合兵，继续攻城。十一、十二两日，督兵先挖沟道，搬运柴草，堆于入口处，正似放火之际，突然大雪，只好停止。十六日，清军“复运干柴，各执火弹，潜至东边门洞，刨去余雪，引燃柴火，抛置火弹，火势腾起，……内藏贼匪猝不及出，烧死压毙者甚多”⑰。二十日，鄂辉等派兵再挖地道，深入城内，装满火药。二十四日，清军向地道投火，“轰塌寨房，贼匪悉就歼擒”⑱，攻占聂拉木。

廓尔喀看到聂拉木失守，通往国内的交通要道被阻，认为战局不妙，但是没有退兵之意，却展开外交攻势。廓尔喀国王拉持纳巴都尔给鄂辉、成德致书，大谈此役缘由，把发动战争的责任推到西藏背约所致，希望清廷罢兵，进行谈判。乾隆得悉后，指出这是缓兵之计，拒绝接受，同时批评鄂辉、成德，没有乘势进剿，致使廓军得到喘息的机会。

福康安入藏后，收到乾隆谕旨，命他迅速率军进剿，收复失地。这时西藏境内有军兵一万六千余人，所备之粮有七万四千五百余石，牛四千二百支，羊二万五千余支，此外尚可添办粮二万石，计算粮数已足供一万五六千人，一年有余口粮，牛羊尚不在内⑲，可见兵多粮足，取胜廓尔喀是有充分准备的。因此，福康安为了贯彻乾隆的旨意，檄谕廓尔喀曰：

> “尔部落与唐古忒人等既因钱债细事，彼此争競，即应将实在情形，禀明天朝驻藏大臣，听候查办，或驻藏大臣不为申理，亦该禀知总督、将军等，自必为尔秉公判断。……（尔）辄敢称兵滋犹卫藏，不但占据边界，且敢侵犯札什伦布，将庙宇塔座损坏，镶嵌金什物肆行抢掠，尔岂不思卫藏之地，即天朝之地，岂容尔等作践。……今本将军奉命亲统大兵问尔廓尔喀之罪，惟有将尔部落一举荡平，申明天讨，尔等从前所议钱债细事，概不值理论，现在调集各兵，源源而来。尅期进发。……断不似从前与尔说和完事，谅宜知悉”⑳。

三月，福康安抵达后藏，等待各地人马到齐，即行进剿。闰四月二十五日，福康安率军前往绒辖、聂拉木，察看地势，决定以济咙为进兵正路。二十七日，福康安自第哩浪古进兵，经趋宗喀，五月六日，福康安行至擦木，该地两山夹峙，中亘山梁，廓尔喀兵在山梁极高之处，瞭望甚远，路径逼仄，难攻易守。福康安认为“必须乘夜潜兵进攻，方可立时夺据要隘”㉑，当天入夜后，适值阴雨绵密，他将所部分为五队，派哲森保、翁果尔海等带领两队，由东西两山进至擦木敌寨左右山梁堵截。另派墨尔根保、阿哈保等带领两队，亦由东西两山梁，绕至敌后，截其去路。海兰察、额尔登保等带领一队，由正路直攻敌寨。福康安亲自督率台斐英阿、德楞泰等，往来截杀，指示攻剿。次日黎明，该处山甚高峻，树林茂密，山梁扼要之处，前后有石碉两座，大河环绕，山梁之间，周围砌筑石墙，高约二丈有余，向北留门，只有一径可上。福康安督兵潜登山，夺敌前碉，敌守后碉不出，官兵毁垣入，短兵相接，杀死咱玛达杜拉尔木等三名头目，兵丁九十余名，俘虏十八名，遂攻占擦木㉒。

福康安收复擦木后，乘胜直趋济咙。五月八日，清军占领济咙的屏障玛噶尔、辖尔甲两地，为进军济咙扫清道路。九日，清军抵达济咙。这里敌寨高宽厚，在山岗上砌筑石墙甚坚，周围叠石为垒，高及二丈，密排鹿角椿木为守御之计。又在西北临河处，砌大碉一座，直通敌寨为取水之地。敌寨东北，在石上砌碉一座，倚石为固。敌寨东南，山梁甚陡，另砌石碉一座。廓尔喀兵分据险要，负隅固守⑬。

十日，福康安针对以上廓军守卫情况，便采取分兵攻扑，翦其旁寨，遂攻中坚的办法，他命哲森保等率军抢上东南山梁，廓兵在碉内死守，清军奋勇围攻，迫使敌兵出战。海兰察奉令领兵往来冲击，杀敌甚多，占据山梁。此时，巴彦泰等率军进至临河碉下，廓兵因系取水要隘，抵御甚坚，双方战斗很激烈。因此，梁上的清军撤下增援，并用大砲轰击，碉座场去一角，敌兵纷纷跳下大河淹毙、登岸逃生者，俱被清军截杀。接着，桑吉斯塔尔等带兵攻占敌寨东北的石碉，全歼敌守兵。至此，清军消灭了敌人的旁寨，然后发动攻打中坚主寨，福康安命阿满泰、珠尔杭阿等率军猛攻，可是久攻不下。于是，福康安调集所有官兵合攻，一方面用大砲不断轰击，一方面架梯登寨，经过一番酷战，清军收复济咙，杀敌六百四十余名，俘虏二百余名⑲。乾隆得知济咙捷报，极为喜悦，特赐福康安御制志喜诗书扇，及御用佩囊，以示嘉奖。

福康安等率领清军攻占济咙后，收复了被廓尔喀侵占的全部领土，把敌人赶出了国境。本应就此罢兵，两国议和，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廓藏之间存在的问题，可是乾隆为了“一劳永逸”，要深入廓境，占领阳布，迫使归降。因此，福康安在未入廓境之前，战略上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：一是孤立廓尔喀，利用廓尔喀与邻国的矛盾，“曾檄近廓夷东南之哲孟雄，宗木布鲁克，西面之巴作木朗，南面之甲噶尔、披楞等部同时进攻”⑮；二是调查研究敌情，知道沿途高山峻岭，大河相阻，各险隘皆有重兵守卫，所以“更必须出奇制胜，方能迅速蒇事”⑯。

十三日，福康安等率军由济咙起程前进，防备廓尔喀兵绕袭后路，遣成德、岱森保及诸神保各出左右一路，以分敌势，而大军出中路，海兰察将三队为前军，自将二队继之。十四日晨，清军进克距热索桥十余里的擺吗奈撒地方驻营，探得热索桥处有大河一道、过河就进入廓尔喀境内。当清军进抵热索桥时，守桥廓军撤去桥板，阻止清军过河。十五日黎明，福康安派兵仍至河边作为欲进之势，而密遣阿满泰、哲森保等率军由东面峨绿大山绕至上流，以木筏渡河，清军遂克热索桥。

清军渡河以后，迅速向前推进。十七日，进至密哩顶。十八日，行抵旺噶尔。十九日，福康安收到探报，得知在旺噶尔西南的协布噜地方，形势极为险要，廓军拒守甚坚。于是，他亲往察看地形，望见前有横河，河水湍急，桥已拆毁，旺堆在河北，协布噜在河南，迤东为克堆寨，守兵甚多。二十日，福康安率军至旺堆，廓军扼河拒守，不得渡河。二十二日，命惠龄等留原地佯攻，牵制敌人，而福康安等率军，潜从上游缚木渡河，直薄克堆寨。二十三日，分三路进攻，一路由鄂尼保等率领，绕至寨后；一路由阿满泰等率领，顺山进攻；一路由海兰察等率领，潜至对面山梁。二十四日，出敌不意，各路齐进，廓军不支，清军乘胜攻取协布噜。

与此同时，成德、岱森保等率领的清军，于五月十六日，由哈那滚木山行至宾朗卡。二十一日，清军往攻札木。二十二日，克敌卡两处，遂攻占札木。二十六日，成德得到探报，前方有铁索桥，此桥为聂拉木边境以外，通往廓尔喀境内的要隘，有重兵屯聚。于是，

成德等“带兵于树林内潜行，骤将大河东贼卡夺据，随在山上施放枪炮，乘夜夺桥”⑥⑦二十七日黎明，清军将西岸敌卡夺获，杀廓兵二十余名，余俱败逃。

福康安等率军攻占协布噜后，继续向前推进，欲攻东觉，此处“为贼境险要之地，贼匪据险设备，前后高下分布颇为联络”⑥⑧。六月三日，福康安率军进攻东觉，自将所部由正面攻打，命海兰察等分兵侧击，经过三天激战，于六日攻占东觉，此役清军伤亡一百余名，杀敌六百余名。这时成德等所率清军，同月三日，由果达哩山起程，进抵多洛卡，攻占陇冈，接着向利底进军，沿途未遇抵抗，廓军纷纷逃亡。九日，福康安、海兰察等率领大军，抵达雍雅，距离阳布一百余里。

廓尔喀见局势危急，便遣使赴清营议和。六月十五日，廓尔喀将去年在聂拉木抓走的兵丁王刚、第巴塘迈，及丹津班珠尔跟役多尔济诺尔布、第巴跟役果畿四人送回。并致书福康安等人，书称：“廓尔喀与唐古忒素相和好，所有诱执兵丁、噶布伦，及抢掠后藏，皆由沙玛尔巴主持唆使。……是以王刚等送出，恳求大皇帝施恩散宥，如蒙允准，再遣大头人来营吁恳听候”⑥⑨。十八日，廓尔喀又派遣大头人普鲁尔邦哩、朗穆几特邦哩、乃尔兴、巴拉巴都尔哈瓦斯等人，前往清营“递禀乞降”⑦⓪。此时，福康安阅读廓尔喀来禀以后，檄谕廓尔喀，指出廓尔喀国王拉持纳巴都尔、其叔巴都尔萨野为不敢视身诣阙，亦应来营叩头请罪。要求把沙玛尔巴的遗骨送出呈验，将前次与西藏地方官员喇嘛所签两份合同交出，并把在札什伦布所掠各种物件全部归还，撤除沿途驻守的廓兵等。同时，福康安亦认为廓尔喀来禀不可信，“当奋勇进攻，断不肯坐失事机，致堕贼人缓兵狡计”⑦①，没有接受议和。

七月三日，福康安等率领清军向前挺进，进攻噶勒拉山，由堆补木山，至帕朗古横河，廓兵扼桥拒守，清军夺桥过河。海兰察欲扼河立营，福康安不同意，率军直攻甲尔、古拉集木集两要寨。这里距离阳布不远，“贼以十营踞山，守御甚固”，清军“冒雨上山二十余里，至斗绝处，贼乘高木石雨下，隔河隔山之贼三路来犯，我兵且战且却，死伤甚众”⑦②。

廓尔喀自退入境内作战以来，取得首次胜利，为了阻止清军攻占阳布，乘胜遣使再次请求议和。八日，廓尔喀国王拉特纳巴都尔，“呈缴前立合同，送交札什伦布物件，及沙玛尔巴尸骨”⑦③，以示议和诚意。福康安亦因清军伤亡惨重，进兵受阻，退回雍雅结营，并将廓尔喀求和一事禀报朝廷，等待谕旨到来，采取下步行动。

八月十日，乾隆谕福康安等，因藏内气候骤冷，“今年下雪自必更早，……锐于进取，冒险深入，转瞬冬令，设至进退两难，关系尤为重大。……如实不能进取”，只要廓尔喀“畏惧乞降，情词尚属恭顺”，就可以“准尔遣如萨野等大头人进京，具表纳贡，悔罪投诚。如此则福康安系遵旨受降，撤兵蒇局”⑦④。二十二日，乾隆收到福康安的奏报，得知廓尔喀“禀恳归降”，立即传谕福康安等曰：廓尔喀“今既惧悔罪，叠次递禀乞降，情词尚为恭为恭顺，朕仰体上天好生之德，廓尔喀犹吾民人也，不忍多事诛夷，……即传朕旨，赦其前罪，准令纳表进贡，悔罪投诚”⑦⑤。九月三日，乾隆再传谕福康安等曰：“领兵进剿，屡次克捷，收复后藏边界济咙等处地方，深入贼境，痛歼贼众，贼酋畏惧震慑，投禀乞降，情词恳迫，因恐雨雪阻途，特颁谕旨准其纳款”⑦⑥。由上可见，乾隆希望早日结束这场战争。

十日三日，乾隆敕谕廓尔喀，表示接受廓尔喀议和请求，但在边界国土问题上态度十分明确，指出：

“今因尔畏威悔罪，缴出前抢札什伦布物件，送出沙玛尔巴骨殖，屡次吁恳归诚，并遣大头人第乌达特巴等恭赍表文，呈进方物，又遣头目苏必达巴依喇巴忻喀瓦

斯等赴营呈送牛羊酒米果品糖食等物，备犒官兵，俱经大将军福康安转奏，并将尔情愿永遵禁约，不敢再提从前合同及停止行使廓尔喀钱文，即济咙向给鹰马，亦永远不敢索取，并将札木地各仍属西藏等事，一一奏闻。……再协布鲁、东觉、博尔东拉、噶勒拉、堆补木、帕朗古等处，俱系大兵攻克，本应即以此等处为边界，今念尔悔罪投诚，仍行赏还，其聂拉木边外札木地方，尔请仍归西藏之处，札木地方本系藏内管辖，自应仍归后藏，此后尔部落不得再有侵越”⑰。

福康安遵奉乾隆旨意，受降撤兵，没有侵占廓尔喀一寸土地，班师回到西藏境内。不久，廓尔喀派遣使臣噶箕等到北京朝贡，对归还札木，取消向济咙索取鹰马等提出异议，清廷给予严厉批驳，认为这种出尔反尔的态度不利于解决问题。因此，廓尔喀使臣噶箕等亦感到此议不妥，表示以后不再提札木地方和济咙鹰马之事，返回廓尔喀。

（三）

乾隆两次出兵反击廓尔喀入侵西藏，投入兵力约二万余名，耗银约三百五十万两，阵亡官兵三百余名，可见清廷付出了很大代价。但是，这两次战争都是廓尔喀首先挑起发动的，清王朝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，被迫兴兵反抗，进行的是正义战争。因此，清军官兵在西藏僧俗官民的积极支援下，克服了气候寒冷、行程遥远、粮草不足等等困难，英勇杀敌，驱逐了廓尔喀侵略军，收复了被占领的土地。乾隆取得这次反侵略战争的胜利，不仅对西藏社会安定有着重要意义，而且对清廓关系产生深远影响。

乾隆通过两次抗击廓尔喀入侵的战争，发现清廷和西藏地方政府，西藏地方政教之间皆存在不少问题，他说：

“自康熙、雍正年间，大率由达赖喇嘛与噶布伦商同办理，不复关白驻藏大臣，相沿已非一日。达赖喇嘛，系清修梵行，惟知葆真养性，离尘出世之人，岂复经理俗务，自必委之于噶布伦。而噶布伦等，遂尔从中舞弊，诸事并不令驻藏大臣与闻。又滋生事端，始行禀白，吁求大臣为之经理，迨至事过，仍复诸事擅行，以致屡次滋衅，成何事体”⑱。

因此，乾隆为了加强对西藏的管理，协调西藏政教间的关系，于乾隆五十七年七月，命福康安会同达赖、班禅等共同筹议西藏善后章程，经会商共议定一百零二项条款。第二年正月，清政府修订为二十九条，正式颁布执行，称之《钦定西藏章程》。这是清廷为西藏地方政权所规定的最高法律，其内容包括政治、军事、财政、贸易、司法、宗教与外交等方面，尤为突出的是提高了驻藏大臣的地位和职权。《章程》规定：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，其地位与达赖、班禅平等，噶布伦以下所有西藏政教官员皆是驻藏大臣的属员，事无大小，均禀驻藏大臣办理。西藏地方官员，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拣选，分别奏补拣放，如有升黜赏罚，亦由驻藏大臣办理；达赖、班禅和各地黄教呼图克图的转世，必须由驻藏大臣监视，履行“金瓶掣签”的手续，新的“呼毕勒罕”（即转世灵童）长大举行“坐床”典礼，须由驻藏大臣主持，他们的家属不得干预政治事务。达赖、班禅所管庙宇及喇嘛人数，必须造册，送交驻藏大臣衙门，以备稽查。各寺院所管寨落人户也要造册，呈送驻藏大臣，以备随时查阅。喇嘛外出朝山礼塔，须向驻藏大臣领取照票，不准潜行私越；西藏地方财政，皆归驻藏大臣稽查总核，收支情况要呈报驻藏大臣衙门，如发现官员贪污受贿，由驻藏大臣查办治罪

。出入西藏的贸易商人，由驻藏大臣发给执照，商人名数，要登记造册，以备核查；西藏地方驻军的编制、粮饷、赏罚，出征、换防等，都由驻藏大臣管理，军官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拣放，每年春秋二季，驻藏大臣巡边查视，检阅驻防官兵，处理各项事务；西藏的外事，皆由驻藏大臣负责处理，邻国与达赖、班禅通信，必须报驻藏大臣译出查验，回信也要由驻藏大臣酌定，不能私自发给。到西藏布施瞻礼的外国商旅，入境时要查明人数，禀明驻藏大臣验放进口，离境时，发给照票，再行遣回。综上，驻藏大臣权力的提高，标志着清廷对西藏管理的加强，这对密切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关系、对巩固边疆与安定社会秩序等方面，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。

乾隆为了和亚洲各国建立和平友好关系，在战败廓尔喀的善后处理的过程中充分反映出这一点。当清军深入廓尔廓境内，逼近首都阳布，两国议和后，清廷没有向廓尔喀索取一寸领土，赔偿一分银两，只要求保证永远不再侵犯。而且“于藏内边界，一一设立鄂博，毋许私行偷越。……嗣后以济咙、聂拉木以外为界，尔部落人等不得尺寸”⑲。同时恢复藏廓两地商业贸易，但要遵照新定章程，听驻藏大臣酌拟次数，公平交易，因此廓尔喀把大批牛、羊和粮食运入西藏，从西藏运回大量盐、茶等生活用品。从此，清廓两国友好相处，到了道光二十年（1840），中英发生鸦片战争时，“廓尔喀亦遣人禀驻藏大臣，言小国与里底（英吉利）所属之地相邻，每受其侮。今闻里底与京属（指广东等地）构兵，京属屡胜。臣愿率所部往攻里底属地（即印度）以助天讨”⑳。这表明廓尔喀站在清朝一边，反对英国侵略，从而证明了乾隆对廓尔喀外交政策是正确的。乾隆对亚洲各国的和平友好政策，不仅稳定了亚洲的局势，而且对亚洲各国抗击西方殖民者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。

---

①⑥　《明清史料》庚编，第9本，户部为巴忠奏移会。

②③⑬⑭　《巴勒布纪略》卷1。

④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（下称一史馆）：《乾隆宫中档》，外交类，075号，福康安、海兰察、惠龄奏折。

⑤　《明清史料》庚编，第2本，内阁抄出鄂辉等奏折。

⑦　《廓尔喀纪略辑补》卷25。此书为油印本，是在《廓尔喀纪略》的基础上，由已故的吴燕绍先生在三十年代择录故宫所存有关档案，予以补充。其后，又由吴丰培先生核校增订而成。1977年印行。

⑧⑩⑯　《清史稿》卷525，藩部8，西藏。

⑨㊱㊻㊾㊿⑫⑳　《圣武记》卷5，乾隆征廓尔喀记。

⑪㉚　引自庄吉发：《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》第426页。

⑫⑮㉕㉗㉚㉜㉝　一史馆藏：《乾隆宫中档》，外交类，074号，福康安奏折。

⑰⑱　《清高宗实录》卷1309，第48—49页。

⑳　《巴勒布纪略》卷2。

㉑　《清高宗实录》卷1319，第10页。

㉒　《清高宗实录》卷1312，第35页。

㉓　《清高宗实录》卷1318，第6页。

㉔　《清高宗实录》卷1394，第10页。

㉖㉛　一史馆藏：《乾隆宫中档》，外交类，078号、福康安奏折。

㉘　《啸亭杂录》卷6，廓尔喀之降。

㉙《东华录》乾隆朝，卷116。

㉞　《巴勒布纪略》卷22。

㉟　一史馆藏：《乾隆宫中档》，外交类，062号、和珅奏折。

㊲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1383，第12页。
㊳㊴㊵ 一史馆藏：《乾隆宫中档》，外交类，075号，成德奏折。
㊷㊸ 一史馆藏：《乾隆宫中档》，外交类，075号，鄂辉，成德奏折。
㊶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1385，第8页。
㊹㊺ 《卫藏通志》卷13上。
㊼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1389，第11页。
㊽ 《清史列传》卷26，孙士毅传。
㊿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1387，第26页。
51 《清史列传》卷27，鄂辉传。
52 一史馆藏：《乾隆宫中档》，外交类，067号，福康安、勒保奏折。
53 一级馆藏：《乾隆宫中档》，外交类，070号，福康安奏折。
54 《廓尔喀纪略辑补》卷18。
55 一史馆藏：《乾隆宫中档》，外交类，076号，福康安、海兰察，惠龄奏折。
56 一史馆藏：《乾隆宫中档》，外交类，073号，鄂辉，成德奏折。
57 58 66 《廓尔喀纪略辑补》卷28。
59 一史馆藏：《乾隆宫中档》，外交类，075号，福康安奏折。
60 引自庄吉发：《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》第458页。
61 62 63 64 《廓尔喀纪略辑补》卷33。
67 一级馆藏：《乾隆宫中档》，外交类，077号，福康安奏折。
68 《廓尔喀纪略辑补》卷35。
69 71 《廓尔喀纪略辑补》卷37。
70 73 《卫藏通志》卷13中。
74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141，第22页。
75 《明清史料》庚编，第9本，刑部为内阁抄出上谕一道移会。
76 《明清史料》庚编，第9本，礼部为内阁抄出上谕一道移会。
77 引自庄吉发：《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》，第470—471页。
78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1393，第12页。
79 《卫藏通志》卷2。